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國子監志卷五十九

藝文三

論著

太學祀典考序

彭定求

國家建興學校王祀

夫子崇德報功萬世無窮而淵源衍續舉夫羽翼經傳股肱大道者皆得與於見知聞知之列侑

享光榮是以道統炳如日星學術炯於龜鑑固所稱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者然太學者四方之標準也王化之行自近者始辟廱典禮累朝崇重微獨楹桷樽俎軒懸佾舞之屬節文度數煌煌明備有非郡國之所埒即几筵之登降名號之異同遞經損益載在令典而四方猶未及周知志古學禮之士能不講明而究晰之歟仰惟

聖天子稽古右文欽崇

先師表章絶學俾四海萬年知所法程臣下幸際其時躬履其地夙夜祇承懼無以導揚萬一惟是顧瞻宮牆駿奔俎豆儼乎如接其人凜乎如親其範庶幾仰高景行之義而竊慮戛戛乎其難之也張君璿官典簿恂恂莊莊守職惟謹灌將祼獻之餘不獨循故事奉文書而已以祀典定於太學未有著為成書垂示藝林者因自

先師以下遞及四配十哲先賢先儒按序臚陳綴

集羣言裒輯墜蹟詳而有徵蹟而有紀從此遐方近域得識

聖朝化行首善禮制尊崇之盛且千載上下作述相承其所以正心修身牖民範俗者可以指掌而知披籍而在則凡為聖賢之徒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宜何如其感發而興起也嗚呼今使志古學禮者盡如是亦誠足嘉尚矣哉余故於是書樂觀其成焉

石鼓文跋

朱彝尊

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離鐘鼎欵識未遠其爲三代之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馬子卿至謂宇文周所刻誠傖父之言也十鼓向闕其一皇祐間始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文存四百六十五字爾薛尚功則云歲月深遠缺蝕殆盡今欵識所載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之永叔僅多二字胡世將資古紹志録云所見者先世藏

本在集古之前僅益九字至潘悕山作音訓時止存三百八十有六字而已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攷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避衆既簡句古文苑脫避字有衆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口騺句騺上脫一字古文苑本騺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易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霝雨上古文苑

有蔞蔞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車攻狩於東故云 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於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為臼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强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益徒御嘽嘽會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

雅同文不知鼓文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異者鼓有𡘸文郭氏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攷實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滴埃稗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缺亦已多矣賓之不應為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

遅我今况又百年後强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糢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虵生角龍折股夫用修之本既得自賓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於子瞻子由又不應為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訛苔蘚澀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

處得紙本毫髮畫盡備無差訛又曰年深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為難得也吴立夫詩亦云岐右石鼓天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考證吾亦不能已於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

監本蘭亭跋　　　　朱彝尊

書至右軍入聖右軍書至蘭亭而變化無方後
人評品以定武本爲最歐陽率更所臨也流傳
有玉有石有棠梨板字有濶行有斲損有肥有
瘦有始肥終瘦各本不同相傳石晉廣運中契
丹輦歸棄之中道而榮次新言宋定國使金云
在中京中京遼之南京金海陵改爲中都即燕
京也吾鄉沈先輩虎臣撰野獲編云萬歷乙酉
丙戌閒北雍治地得禊帖行欵肥瘦與定武本

畧同識者疑是廣運所棄石時長洲韓公存良
官國子祭酒拓數百本遺友朋合之次新所述
或即薛氏摹勒未可定耳

石鼓記　　　　　　　　成　德

予每過成均徘徊石鼓間輒竦然起敬曰此三
代法物之僅存者遠方儒生或未多見身在
輦轂時時摩挲其下豈非至幸惜其至唐始顯而
遂至疑議之紛紛也元和志云石鼓在鳳翔府

天興縣南二十里其數盈十蓋紀周宣王田於岐陽之事而字用大篆則史籀之所為作也自貞觀中蘇勉始誌其事而虞永興褚河南歐陽率更李嗣真張懷瓘竇臮蘇州韓昌黎諸公並稱其古妙無異議者廹歐陽文忠則疑自周宣至宋垂二千年理難獨存夫岣嶁之字岳麓之碑年代更逺尚在人間此不足疑一也程大昌則疑為成王之物因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而宣王

未必遠狩豐西今蒐岐遺鼓既無經傳明文而帝王轍迹可西可東此不足疑二字至温彦威馬定國劉仁本皆疑為後周文帝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故爾按古來能書如斯冰邕瑗無不著名豈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詞尤非後周人口語啇李虞褚歐陽近在唐初亦不遽爾昧昧此不足疑三也至鄭夾漈王順伯皆疑五季之後鼓亡其一雖經補入未

知真偽然向傳師早有跋云數内第十鼓不類訪之民間得一鼓字半鈌者較驗甚真乃易置以足其數此不足疑四也鄭復疑靖康之變未知何在王復疑世傳北去棄之濟河嘗攷虞伯生嘗有記云金人徙鼓而北藏於王宣撫宅迨集言於時宰乃得移置國學此不足疑五也予是以斷然從元和志之說而并以幸其俱存無偽焉嘗歎三代文字經秦火後至數千百年雖

尊彝鼎敦之器出於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苟有款識文字學者尚當寶惜而稽考之況石鼓為帝王之文列膠庠之內豈僅如一器一物供耳目奇異之玩者哉謹記其由來以告夫世之嗜古者

祭酒司業題名記　　俞正健

國家設學首重成均蓋化民成俗道莫先於此也欽惟

世祖章皇帝尊崇儒術定鼎之初

親臨講學我

皇上右文重道

御極之八載即

躬幸辟雍又

製訓飭士子文立碑太學雲漢天章作人壽考存神過

化文治極隆時諸長貳於斯者率皆一代碩儒

文章彬郁道德温醇故或入掌絲綸或出居方

岳或鳳沼揚芳或鴻逵高漸數十年來𪊟𪊟炳

炳照耀後先某等菲材承乏兹任喜遭異數永

念

恩榮謹輯

國朝來兩廂姓名勒諸貞石以埀永久雖然名以

官傳官以人重吾輩膺斯職者果克仰體

聖天子育材至意正己率屬宏敷教化庶幾無忝師儒

則名與官真堪不朽如或徒以官傳也後之覯

斯石者稱斯人也其謂之何哉是則可謦也已

石鼓音訓跋

李周望

石鼓文本末諸家辨論甚詳唐貞觀以來蘇勗李嗣真張懷瓘竇臮竇蒙徐浩咸以為史籀手跡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序歷代書亦厠之倉頡李斯之間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又云飛端委蛇相糾錯乃是宣王

之臣史籀作韓愈歌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奮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梅堯臣呈祭酒吳公詩石鼓作自周宣王宣王發憤狩岐陽蘇軾詩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龍走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史籀變蝌蚪之數子皆好古名賢其言必有攷據朱子詩傳遺說曰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

攻甫田恐是宣王時未可知由是觀之則石鼓
為宣王獵碣史籀書迹無疑也始棄陳倉野中
韓愈為博士時請祭酒以數槖駝輿至太學不
果鄭餘慶遷之鳳翔文廟中經五代亂復散失
司馬池知鳳翔輦至府學門廡下以木櫺護之
而亡其一蓋散失後民有穴其中以臼者即今
第六鼓也皇祐四年向傳師求得之十鼓乃足
大觀中自鳳翔徙汴京徽宗以金填刻文初置

辟雍後入保和殿靖康末金人輦至燕京剔取其金而置之王宣撫宅宅後即大興府學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為大都教授於泥土草萊中洗刷扶植皇慶元年集為助教言於時宰置今太學大成門内左右各五為磚壇承之又為疎櫺扃鐍之三代金石遺文惟此而已

崇實振雅二軒壁記　李周望

往予備員成均為司業方期振興文教修舉廢

陛末期月遷翰林院侍講以去迨視學三楚事
竣還
朝復拜祭酒之
命自甲午迄今屢膺教育人材之職異數有加其何以
勝任而無負乎夫京師為首善要地師儒之官
海內圭表典禮於是乎成賢才於是乎出而教
習貢監諸生之執經請業者旅進旅退曾無憩
息之所非所以居業也季試月考風雨寒暑授

簡擽筆未及卒業惴惴焉以禁城鎖鑰為憂非所以敬事也乃於彛倫堂後東廂左右構二楹焉其東軒曰崇實其西軒曰振雅明牕暖室筆牀茶竈几席簾幕之屬纖悉畢具諸生較藝角勝優游嘯咏思夫實則袪名雅則遠俗研精覃慮一以古人為凖的而不屑屑於凡近則尋丈之地不為無補焉又懼人雜而事稠也更廣葺官舍而鼎新之使諸師分曹勤事庶幾各共厥

職無相凌奪之意也昔宋儒胡翼之教授湖州
設經義治事二齋俾之分居其中專心肄業其
才皆可為世用後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不能
容取旁官舍處之元儒許文正為祭酒亦大葺
學舍令其子弟處各齋為之長儒教大興予何
能方駕前賢惟是遭逢
右文之世
聖天子垂意辟雍樂育多士一時同官精白乃心協恭

共濟予與諸生析疑訂義朝斯夕斯慶大化之有成也詎非承乏之幸歟若夫遵守規則久而弗替或加式廓焉則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

國學禮樂録序　　李周望

成均典樂之職禮教之地也昉自虞廷其風尚矣周備四代之樂王畿之内號為辟廱蓋以明首善之義與鄉學不同秦火以後學校淪廢漢至元狩始議建於董生策中元成之世弟子增

衆光武重興大學親臨講論立十四博士以授五經明帝習射養老章帝大會諸儒一時虎觀橫經彬彬稱盛晉武雅尚儒術以賈馬鄭杜伏孔王何之徒分立八家儒學命張華劉寔領之太常咸寧後乃立國子學以教貴游子弟東晉士夫習尚莊老流及六朝南北興廢無常至隋開皇國子寺始不隷於太常唐則六學皆歸國子宋增三館而學規之善莫或過於胡瑗焉三

齋雜儀肇元許衡六堂考課沿明永樂日久漸
弛僅屬空文
皇朝定鼎京師振興文教
世祖章皇帝視學釋奠百廢俱張我
皇上生知好古重道崇儒
御極之初即
臨雍講學隆禮
先師超越百代

特製訓飭士子文立碑造就加意勸懲時際雍熙禮明
樂備久道化成更修輯諸經闡晰性理辨别律
呂審定元音集道統之大成作君師之極範近
復升祔名儒增襲博士凡所以光輝俎豆鼓舞
人材之典無所不至猗歟休哉士生金聲玉振
之世獲漸菁莪棫樸之風良厚幸矣余自甲午
承乏司業旋陞侍講即奉
命校士全楚日與諸生撤帷講業務趨醇古以應昌期

後竣復膺司成重任受
恩汪渥報稱無由爰與方山謝公永兢共矢月吉宏宣
聖訓督課惟勤而諸生文風亦日新月盛雖然
國家儲賢養士豈徒以文章華國潤色鴻業云爾
哉要求實行以資大用也余惟古之教士自小
學以至大學旣已身通六藝尤必陶養性情以
為修齊治平之本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
書入德有方修道有序興詩立禮成樂次第較

然不可易也大史公適魯觀

孔子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乃故事

之可證者況國學賢關人材淵藪士列橋門之

下而不辨禮儀樂奏之詳典祀損益之故又何

以自立於儒雅之林備異日

廟堂之選乎爰采志統諸書薙其繁冗少為編次

録成一書以示諸生俾知國學禮樂所在斯須

不可去身亟宜研窮義理考核名實禮以謹其

節樂以發其和庶幾由博而約以漸臻乎希聖希賢之域仰承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化行且比隆周室遠接虞廷漢唐以後曷足道哉是為序

進士題名碑録序　李周望

科目用人由來舊矣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又曰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誠慎之

也誠重之也其人才則惟出於鄉國二學鄉學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鄉士曰選士升於國曰造士大司馬所辨論則曰進士此三物賓興之典也漢世去古未遠舉士之制有三賢良孝廉博士弟子後世科目歲貢所由昉也隋大業時專以文辭試士曰進士唐用三科十九目其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

進退之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無常科也科目唐制亶其然乎天授初武后策貢士於洛城殿殿試昉於此宋進士諸科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者放榜於尚書省開寶六年殿試貢士遂為永制八年始分三甲熙寧貢舉新法罷詩賦專經義建炎以來兼用經義詩賦分作兩科元仁宗立經書取士法八月鄉試二月會試皆三場首場四書二經一二

場詔誥賦表内科一道三場時務策一道書義用朱子章句集註而斷以巳意發明限三百字分左右榜蒙古色目為右漢人南人為左明洪武四年辛亥太祖始策問會試中式者於奉天殿賜一甲三人進士及第賜二甲進士出身賜三甲同進士出身以次授官十八年乙丑授一甲三人修撰編修俱入翰林使二三甲進士觀政於諸司其在翰林承勑監等衙門者曰庶吉

士至永樂二年甲申選二十九人為庶吉士在文淵閣讀書後惟翰林院有庶吉士其以及第第一人為狀元第二人榜眼第三人探花則仿宋制而是時士大夫又通以二三甲第一為傳臚其會試第一者曰會元鄉試第一者曰解元鄉試以子午卯酉年會試以辰戌丑未年後雖條例數更其大綱固不易也

聖朝定鼎京師聲教訖於四海

世祖章皇帝裁定科舉法制大備我
皇上道隆德盛壽考作人鼓舞振興不遺餘力而且範
之以
聖學教之以
帝文久道化成與天同照以故得士之盛直躋唐宋元
明而上之躒漢娩周無與讓也太學題名碑記
元僅有存者明代石刻隨缺旋補
本朝自順治丙戌至康熙戊戌凡二十有八科惟

壬辰乙未分滿漢二榜各三鼎甲及二甲三甲

自後歷科仍合為一榜未嘗分也士既釋褐登

朝則必題名於學師師濟濟接踵彙征取士至

今日而極盛無以加矣我

皇上御極以来揭榜已二十有一次後更不知凡幾非

算數所能測也猗歟休哉

聖世樂育之英材遍列於槐棘大僚前二三十年

間

先帝之舊臣參錯在位迫於
今日無一非對策敬言於我
皇之清問者矣或一門之內祖孫父子兄弟相繼而登
膴仕或異姓之交師長傳其子弟層累以降源
遠末分而並登華貴者更不可勝數也設入成
均遊橋門所見穹碑林立莫不摩涹指顧曰某
某以德行傳某某以功業顯某某以文章詞翰
稱奎壁光華先後輝映豈非千載之勝覽哉余

夙稟庭訓繼蹟科目承之司成濫登宮尹不敢忘策名所自謹錄國朝歴科題名碑姓氏為初集俟次第增益使多士觀感踴躍咸知我皇教澤深厚文治郅隆以垂示無窮而元明舊碑之在辟雍者并附錄之備考鏡焉是為序

國學禮樂錄序

謝履忠

考成周教士之制鄉學有六藝太學有四術六

藝者禮樂射御書數也四術者禮樂詩書也雖
教之詳畧不同皆以禮樂為先務至於敦和别
宜化民成俗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則禮
樂明備天地官矣禮樂之為用大矣哉顧歷代
制作互有損益其存而可考者獨萃於國學我
皇上聰明聖哲久道化成希天之學日新崇正之功大
闡廣勵學宫超越前古士生其時莫不沐浴元
化涵泳聖涯况乎領師儒之官持教育之柄其

為感激思奮而潤色鴻猷誠有不能自已者矣

大司成李南屏先生甞為國子司業又典三楚

學政日以訓士為孜孜今之復領成均也穆然

深念曰時教必有正業孰有大於禮樂者乎於

是殫心研慮纂為國學禮樂録一書明

先師之統系揚

御製之褒崇綱領昭然矣序世家列傳所以濬禮樂之

源詳祀典述經志繪圖譜陳儀注所以備禮樂

之事附以石鼓音訓見三代之軌物而岐陽之狩亦禮也綴以題名碑記則皆奉行禮樂之人也蓋先生之為是書也採擇廣咨訪切辨正嚴序次確即譾陋如予通懷商搉析疑訂誤至再至三娓娓不倦於是見先生虛公之衷不僅用之掄才造士而陶淑人心之雅意方且通億載而為津也余於先生為後進鉛槧之間無能為役適以戊戌春後先受事六館規條詳加釐正

至於剔奬屏浮除蠹振雅予於先生去私見持大公毋激毋隨共盟此心同勷厥職兩年以來人知重廉恥習禮讓士亦相敦以實行而不鶩聲華皆先生維挽之力而予與有榮焉然則是書之成足以範士心興民行敬承聖天子中和之德以溥斯世於仁壽之域而凡有志於禮樂者由此悉其源流而探其本末其所裨益豈止一時一人而已哉是為序

石鼓文鈔序

孫岳頒

蓋聞六書初肇始變蟲魚八法相生未離蝌蚪篆籀肇自史游實著金鍼之奥冊書定於許慎式垂玉尺之文載在鐘彞傳乎金石斯則伏羲創卦之歳即有成書神禹鑄鼎之年非無古畫藏諸汲冢不委殘灰列彼明堂猶存舊物者矣自昔岐陽蒐伐閲武于田姬室中興成功告廟爰鑿石以作鼓遂鐫筆而播詞車攻馬同懋紀

行狩之盛建旄設旐侈陳獲醜之多圭璧於焉
會朝玁狁因之作貢龍文螭篆備典核以盡神
斗錯星盤肆縱横而極勢文詞則申甫而下書
法則李斯以前既已珍比和鈞非徒玩同琬琰
洎乎祚移洛鎬西京之俎豆淪胥欲起咸陽東
魯之詩書焚棄菁䔉土鼓盡沒寒烟郜鼎商盤
半歸茂草譬之磬沈泗水奚來大吕之音劍躍
延津欲化干將之質縱稱神物共付刼塵而况

陵谷無憑興亡遞禪秦皇戰壘金鏃徒遺漢主
離宮珠盤還碎年年荆棘不少銅駝處處荒陵
頗多玉盌於是星移物換石爛溟枯鳥跡終埋
鼅文盡蝕張華望氣漫識龍泉柯蜣登山還逢
石篆始從陳倉之野得此蟲凋蘚剥之餘亟遷
清廟之中置於左鍾右虡之列龍蛇糾錯自創
一家甲乙斑斕僅存九數猶幸夜光終還乎合
浦連城不碎於秦庭信有鬼神之呵護為符璽

之守迨夫大觀紀歲再徙汴河天子臨雍仍登
壁水岂痕駁落藉金質以為相風骨嶙峋比銀
鉤而加俏無何塵飛遼海馬牧中原爨下焦桐
半填溝壑廟中敧器頓委坵墟駝載於市駿臺
前僅剥黄金一篋沉淪於躍龍池畔誰捫緑字
千言嗣是碣石開宫燕山作室㩳羅鴻寳無煩
博士之上書護惜殊珍願聽成均以從事虡廊
素壁同藏柱下之遺荒碣殘碑並映斗閒之氣

以迄

聖朝應運定鼎燕山

皇上乘乾撫干堯陛盂銘几誡備采披庭河圖洛書日陳講幄旌旗出獵長楊細柳之郊玉帛來同黙面文身之國宜其崇兹法物媲彼宮懸詰曲龍章配六堂之鐘鼓蒼涼鳥篆照四庫之典墳自古已然於今為烈嗟乎日銷月鑠徒留黑闥之名地老天荒孰辨赤文之字淵源可溯猶餘愈

軾詩篇意格難尋豈有鍾王墨本雖復桓滎稽古已遺斷簡之什三束晳補亡遑輯殘編於一二然而見中郎之鳥篆則傳觀咸訝其精覩安道之雞碑則好事羣驚其妙糢糊隻字尚抵千緡滅沒雙鉤還聞二雅非遙闡繹曷恃揣摩爰有高陽才子邗水名流獵志墨池走衛瓘一臺之謦欬情耽篆習中正八體之書雖葉韭花兼工刻畫爛銅破玉不廢雕鏤蹁蹮擔囊仿士衡

之入洛攜琴載筆效司馬之遊梁偶客金臺閒
尋石鼓摩挲蒼緑疑為脈望之留捫摸丹青無
復金蠷之聚因而剜苔剔蘚漸搜蒼頡之蹤補
鈌拾殘直煉女媧之石得字三百以外歷年二
千有奇亥豕交訛既精剖析魯魚同異必慎參
稽假以三冬彙為一卷懸之都市駕呂覽之春
秋播厥洛陽並太沖之詞賦陸龜蒙之小名片
録未足比其宏通李萬卿之説苑一編奚能方

其淹洽遺文可讀長為鳳閣之奇書古學斯傳永識龍鱗之初體

太學十詠序　黄叔琳

古者典學教胄子教以直温寛簡變化其氣質即導以歌詩言志涵養其性情葢温柔敦厚之旨流連諷詠可以陶淑身心而播諸清廟明堂遂以鼓吹休明表章風化信乎詩之為教綦重而斆學者之所宜先也錢塘王先生分教諸生

於太學授受餘閒倡為十詠三舍生翕然賡和成帙葢人文所聚其英華之氣必有所憑而發以鳴其盛而宣其豫望古遙集觸景興懷既原夫教胄言志之義又足以導揚盛美則勿謂斯編無關於

國家文治也門人邵子屺雲攜以就正於予予迴憶貳長成均已四十餘年橋門蒼翠石鼓嵯峨讀諸詩直依然昨日耳邇來棫樸菁莪蒸蒸日

盛諸生更從王先生涵泳優游勉其未至而進於古行且聽歌鐘鼓篋揚風扢雅而觀教化之成矣

謹案大學十詠一曰周宣石鼓二曰元代老槐三曰柏庭翠蔭四曰石井甘泉五曰兩序書聲六曰六堂燈火七曰長廊步雨八曰射圃歸鴉九曰輦道月明十曰橋門雪霽學正王雲廷所撰共五言律詩十首一時和者有陳寔祖等十四人集刻為一卷

續刻進士題名碑録序　孫嘉淦

皇上御極之八年歲在庚戌會試廣額至四百名余既

奉

命為副考官而兼職司成因得觀諸進士釋褐於太學尋循例刋題名碑樹於橋門外甚盛典也考唐進士自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題名他時有將相者則朱書其下宋世進士諸科放榜後綴行期集列叙名氏鄉貫三代書之謂之小録俱未鋟諸石也明自永樂二年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南京國子監十三年會試天

下貢士於北京登科考謂是年即命立石國子監然今無有有之自宣德五年林震榜始本朝自順治丙戌迄今豐碑林立繼此者三年一增人才之盛不可紀極是豈徒備故事示觀美已哉夫士生聖世貴能有所樹立以垂不朽耳題名一碑將使歷年久遠而睹其姓氏以考其德行事功文章之實賢不賢之蹟一一可指數焉是勸懲由此

興法戒由此備也顧碑石既多不能家拓而存之蔚州宗伯李渭湄先輩為國子祭酒時爰彚録諸碑而鏤之板凡若干卷迄今十有餘年士風日益道上人文日益衆多於是庚戌諸子謀所以繼李公之志者而問叙於余余曰是可使天下後世之出是途者循名責實思自樹立以無負

國家興賢育才之盛心也爰樂為之書其縁起如

此

進士題名碑録序　　宗室德沛

夫學以從政臨事始不苟執古制名於後能永傳故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以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蓋一體相需而後成也沛少嗜讀書不爲章句學遨遊於六經諸史之間垂老策名輒懼不能臨事

天子以沛尚讀儒書以少宰而兼祭酒且

命教習庶常則成均翰苑皆所執也何敢讓焉考太
學進士題名録倡於蔚州李公逮庚戌續刻則
合河孫公序之今乙丑諸子又補刻近科所闕
敬録
世宗憲皇帝上諭一道冠之端若康熙已未乾隆丙辰
兩科博學鴻詞姓氏咸依次編載又得明貢舉
志於錢塘王孫芸家遂增入洪武乙丑戊辰辛
未甲戌丁丑建文庚辰永樂甲申丙戌甲辰凡

九科而自有科目之制甲榜於斯乃備葢前録所無也沛時方纂修國子監志覈題名碑見存橋門外者元三碑為

本朝吳祭酒苑於

啟聖祠土中得者明七十六碑始永樂十八年李騏榜訖崇禎十六年楊廷鑑榜或謂始於宣德五年林震榜殆誤也其缺者惟萬歴八年崇禎十年兩碑耳

國朝三十九碑始順治三年傅以漸榜以至今錢維城榜往見日下舊聞及他刻皆舛誤難據於是依各碑行列詮次分編監志第九卷可覽焉今復續刻是錄錄與碑相為羽翼俾科名與載籍傳述無窮然蹟其人或臧或否或湮沒而無可稱豈天使為之哉蓋其自為之耳今之君子列是籍者當思風生虎變非徒奮起於一時而所自樹立於身之前後者是在內外匪懈以媚

一人俾繼起諸君無可指其名以為口實其殆庶幾

嗚呼是本也良可畏哉良可畏哉

從祀考 沈德潛

禮云始立學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

謂如周公

孔子也先師謂凡先代明書之師也唐武德中以

周公為先聖

孔子配享貞觀二年用天子禮樂祀周公於武王

廟而升

孔子為先聖顔子配之二十年詔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配享

孔子廟堂凡以報其傳注之功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者也開元八年以四科弟子閔子騫等列享二十二賢之上而其他七十子之徒俱得從祀曾參大孝坐於十哲之次重其德也宋元

豐七年始進荀況揚雄韓愈三人說者謂祀三
人者為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政和三年
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殿上王雱在諸賢之次
欽宗時從楊時請即行罷黜後并黜荀揚二人
寶慶三年進朱子一人淳祐元年祀周子惇頤
程子顥程子頤張子載四人景定二年祀張子
栻吕子祖謙二人咸淳三年更升顏曾思孟之
配而進邵雍司馬光二人元文宗時進董仲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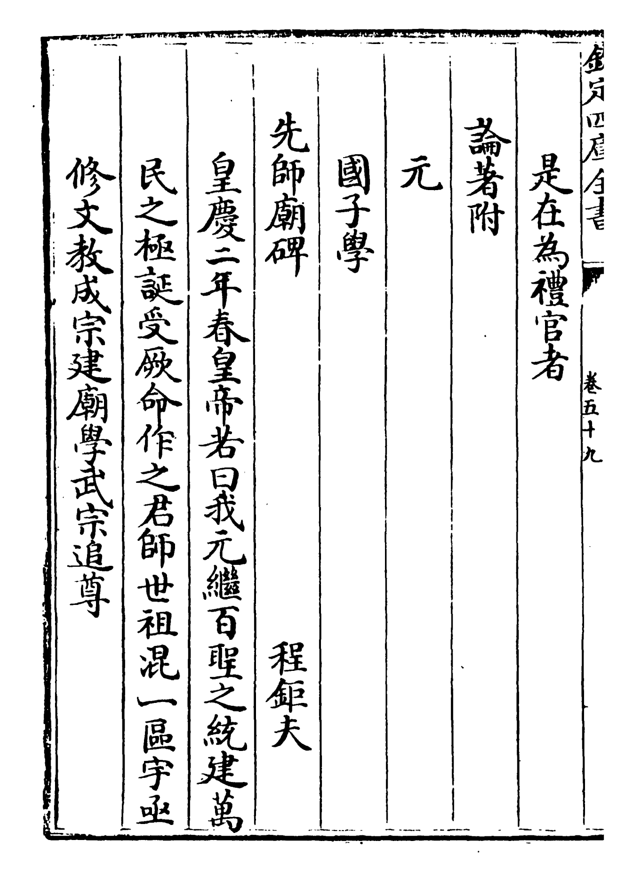
一人明成化三年祀胡安國蔡沈陳澔三人嘉靖九年進歐陽修一人而黜戴聖以下十有三人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後更進陸九淵一人後更進元儒許衡一人而明儒薛瑄胡居仁王守仁陳獻章亦並從祀我朝

聖祖皇帝以朱子有功四書章句及易本義詩傳等書躋十哲之次而進范仲淹一人位歐陽修右

聖皇濬哲非議禮諸儒所能見及者也竊按唐武德以

後歷代所定從祀俱為平允惟明嘉靖時聽張璁議黜戴聖諸人實有未安蓋經學遭秦火以後散亡藏匿不絶如綫諸儒抱遺經於灰燼之餘箋疏注釋轉相授受以待宋儒之興專門名家各有所長此雖品行未純亦不得而廢之而況十三人中馬融敗行而外即何休范甯之徒亦無多闕失者耶則貞觀之制不宜盡改也抑又思自漢以來表章經學未經從祀者授易如

田何授詩如申培授書如大小歐陽授春秋如
胡毋生傳魯論如夏侯勝傳孝經如長孫氏俱
應增祀而唐儒如孔穎達顔師古王恭之徒注
疏羣經功與漢儒相埒今擇其行之無闕者亦
宜並祀抑又思卜子夏既列十哲之中則先儒
二十二人已缺其一而六典國子祭酒司業條
仍稱二十二賢於數不符相應改正酌而行之
不傷於濫不隣於苛增吾道之光正經學之傳



是在為禮官者

論著附

元

國子學

先師廟碑　程鉅夫

皇慶二年春皇帝若曰我元繼百聖之統建萬民之極誕受厥命作之君師世祖混一區宇亟修文教成宗建廟學武宗追尊

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朕纂丕圖監前人成憲期
底於治可樹碑於廟詞臣文之臣鉅夫拜手稽
首奉詔言曰臣聞邃古之初惟民生厚風氣漸
靡聖人憂之越有庠序校學之制天下之治胥
此出焉中統二年以儒臣許衡為國子祭酒選
朝臣子弟充弟子員至元四年作都城畫地宮
城之東為廟學基二十四年備置監學官元貞
元年詔立

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春丞相臣哈喇哈斯達爾罕大懼無以祇德意乃身任之飭五材鳩衆工責成工部郎中臣賈馴心計指授晨夕匪懈工師用勸十年秋廟成謀樹國子學御史臺臣復以為請制可至大元年冬學成廟度地頃之半殿四阿崇尺六十有五廣倍之深視崇之尺加十焉配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脩廊齋廬庖庫為楹四百七十有八學在廟西地遜於廟者

十之二中國子監東西六館自堂徂門環列鱗比通教養之區爲間百六十有七制加孔子大成之號祠以太牢贊釋奠雅樂江南復戶四十隷之春秋二祀先期必命大臣攝事皇帝御極陞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吕祖謙許衡從祀選弟子員三百進庶民子弟之俊秀相觀而善業精行成者歲舉從政又詔天下三歲一大比興賢能於是崇

宇陛陛陳器服冕

聖師巍然如在其上教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其學咸曰大哉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本原矣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罔成其功斯道至大非聖君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書禮樂罔就其器列聖相承謂天下可以武定不可以武治所以尊

夫子建辟雍復科舉誠欲人人被服儒行為天下國家用耳然則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於戲隆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皇元受命誕惟作京以撫萬邦既訖武功載修文教登其俊良於穆宣聖垂範罔極道尊而彰曰爾冑子弗典於學曷風四方學以聚之廩之餼之日就月將大德嗣服迺建

孔廟迺經辟雍考制程材審時相宜適成厥功辟雍洋洋冕服皇皇羣士景從聖道既明渙號既加我皇御天執中之道軌物牖民翼翼乾乾帝學益宏庶和惟和我化用宣躋祀儒師賓興羣材丕紹厥先相古盛時訏謨遠猷罔不由賢天錫皇祖神聖文武以有萬國威何不加令何不行何求不獲惟學是務惟材是育下民允迪越厥左右咸有一德以臣乃辟維帝時憲惟臣克

念濟濟茂碩禮明樂備永作神主播頌無斁雪樓

集

賈侯修廟學序

吳　澄

世祖皇帝既一天下作京師於大興府之北其

祖社朝市之位經緯塗軌之制宏規遠謀前代

所未有也至元二十四年設國子學命立

孔子廟曁順德忠獻王哈喇哈斯相成宗始克繼

先志成其事而工部郎中賈侯董其役廟在東

北緯塗之南北東經塗之東殿四阿崇十有七仞南北五尋東西十筵者三左右翼之廣亦如之衡達於兩廡兩廡自北而南七十步中門崇九仞有四尺脩半之廣十有一步門東門西之廡各廣五十有二步外門左右為齋宿之室以間計各七殿而廡廡而門外至於外門内至於廚庫凡四百七十八楹肇謀於大德三年之春訖功於大德十年之秋於時設官教國子已二

十年矣寄寓官舍不正其名丞相以為未稱興崇文教之實也乃營國學於廟之西中之堂為監前以公聚後以燕處旁有東西舍夾之東西各一堂以居博士東堂之東西堂之西有室東室之東西室之西有庫庫之前為六館東西嚮以居弟子員一館七室助教居中以蒞之館南而東而西為兩塾以屬於門屋四周通百間踰年而成不獨

聖師之宫巍然為天下之極而首善之學亦偉然聳天下之望遠邇來觀靡不驚駭歎美其高壯宏敞蓋微丞相其孰能賛聖天子之德意而微賈侯亦孰能闡彰賢宰相之盛心哉侯之董役也晨夕督視不避風雨寒暑措置分畫一一心計指授工師莫能為馬陞本部侍郎又陞本部尚書出領他處營造事身雖在外心未能忘廟學也至大二年還朝拜户部尚書首詣廟學環

匪瞻顧如其家然嗚呼世之居官者大率簿書期會刀筆筐篋是務知政治之有原名教之可宗者幾何人哉人咸以為迂而侯拳拳汲汲惟恐或後蓋其資識卓矣侯少時為憲府屬憲長誣其副柄國者仇正直欲置之死數十人皆將連坐證左迫於拷掠悉附和以成其誣侯與在數中獨守正不阿狥淹繫三載卒不變移受誣者藉是得脫自戶部尚書而參議省事也會有

羅織之獄侯議詳讞大忤時宰幾與同罪賴救解以免嗚呼侯之為人如此宜其於聖道儒術深有契也非資識之過人而能之乎侯每以范文正期國學諸生澄聞而媿赧面亦汗下夫文正之為文正無他亦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耳嗚呼安得人人不負侯之所期者哉侯名馴字致道濟南鄒平人將歸其鄉故著侯之所以有績於廟學者為頌至大四年三

月朔國子監丞吳澄序詩曰於赫皇元澤彌八
埏翼翼京師風化攸先
孔道昌明千古日月帝曰廟之以對光烈顯允寵
臣欽輔神孫祖訓是承往聖是遵相謂而馴而
職而職乃基乃搆乃墁乃甓侯祇相言弗懈以
度新宮巍巍有倬其騫宮牆之西學宮爰作我
宏爾居爾懋爾學爾士來遊四方具瞻爾則匪
遙像貌肅嚴恂恂賈侯克敦克敏孰挫其廉孰

混其畛一正不阿百折不回族斯糾紛剸之恢恢廟學之崇天子之德丞相之功賈侯之力草廬文集

崇文閣碑　　　吳澄

國朝以神武定天下我世祖皇帝以武之不可偏尚也廣延四方耆碩之彥與共謀議遂能裨贊皇猷修舉百度文治浸浸興焉中統閒命儒臣教冑子至元中備監學官成宗皇帝光紹祖

烈相臣哈喇哈斯欽承上意作
孔子廟於京師御史臺言胄子之教寄寓官舍隘
陋非宜奏請
孔廟之西營建國子監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充
其費迨至仁宗皇帝文治日隆僉謂監學櫝藏
經書宜得重屋以庋有旨復令臺臣辦集其事
乃於監學之北構架書閣閣四阿檐三重度以
工師之引其崇四丈有一尺南北之深六尋有

奇東西之廣倍差其深延祐四年夏經始六年
冬績成材木瓦甓諸物之直工役飲食之費一
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煥然增監學之輝名其
閣曰崇文英宗皇帝講行典禮賁飾大平文治
極盛矣臺臣請勒石崇文閣下用紀告成之歲
月制命詞臣撰文臣澄次當執筆今上皇帝丕
纂聖緒動遵世祖成憲於崇儒重道惓惓也泰
定元年春誕降俞旨國子監立碑如臺臣所奏

臣澄謹録所撰文以進臣聞若古有訓戡定禍亂曰武經緯天地曰文文武之與文各適所用然戡定禍亂用於一時而已經緯天地則亘古亘今不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人文與天地相為經緯則亦與天地相為長久而可一日無也哉我世祖匆匆用武日不暇給而汲汲崇文惟恐或後此其髙識深慮度越百王宏規遠範垂示後世以為聖子

神孫法程夫豈常人所能測知蓋創業之初非武無以弭亂守成之後非文無以致治武猶毒藥之治病病除即止文猶五穀之養生無時可無也有文治之君必有文治之臣文治之臣茍非教習之有素彼亦惘然孰知文之所以為文者故建學以興文敎暢文風涵育其人將與人主共治也斯文也内而修身齊家外而治國平天下言動之儀倫紀之序事物理義之則禮樂

刑政之具凡爍然相接煥然可述皆文也古聖賢用世之文載在方策不考古人之所以用世不知今日之所以為世用者然則聖朝之崇文豈虛為是名也哉閣之所庋古聖賢之文也立之師使之以是而教設弟子員使之以是而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則游居監學者濟濟然彬彬然人人閑於言動之儀詧乎倫紀之叙博通乎事物理義之則詳究乎禮樂刑政之具他日

輔翊吾君躋一世文治於堯舜三代之盛由此其選也夫如是其可謂不負聖天子崇文之明命休德已若夫不能潛心方冊真有得於古聖賢之所謂文而涉獵乎淺末炫耀乎葩華曾是以為文乎上之所崇下之所以為世用者蓋不在此同上

國子學告揭大成新匾文　吳澄

維京師立

先聖廟既落成之二年今天子嗣位乃加封大成之號恭惟
先聖道德髙厚與天地參為萬世帝者師聖君賢相於位號廟祠務致崇極以風四方廟之堂曰大成之殿廟之門曰大成之門雖因前代之舊然大成二字實今天子所賜匾以斯名施之於今尤為宜稱日吉辰良爰揭新匾於殿之前門之外俾尊慕

先聖入其門升其堂者得所瞻仰焉謹以潔牲醴

齊用申虔告同上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虞　集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

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

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迺三

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

林亭之上尊有醴盤有蔬肴有胾雜陳勸酬交錯

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闋禽鳥翔舞雲風低徊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詠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而賡之又明日諸生之長酌酒而賡之氣和詞暢洋洋乎盛哉虞集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聞久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咏歌庶幾乎樂而不淫

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輯録為卷以貽諸好事者可覽觀焉道園學古録

崇文閣上梁文　蒲道源

我瞻四方京師為首善之地若稽三代國學乃宣化之原皇帝發政施仁仰繩祖武右文尚德創設儒科政府揚休期大猷之是闡中臺集議懼缺典之未興以為教胄子既有成均尊聖經可無傑閣欽承上旨大發積緡官不科需用咸

資於素畫農無妨作役盡募以閒民朝士程功梓人奏伎前瞻離位後鎮坎宫雲漢昭回菁莪樂育圜橋門之冠帶藏閣里之詩書擇吉旦而舉虹梁協衆誠而修燕賀伏願上梁之後朝廷清謐禮樂興行洋洋鵠絃誦之音濟濟登茹連之士本集

國子監營繕官舍記　陳旅

至順三年春南陽富珠哩先生以集賢直學士

兼國子祭酒監有隙地在居賢坊大德中有司議以建學餘力築屋以舍師儒不果也明年五月以中統楮泉二萬餘緡筮吉日籌工度貲除地東北畫為四區區各立屋五間中三間為居室旁兩間為庖官具饔飱之所宅之門以東西門之街以南北街北距通衢立大門街南羡餘壤可蓺蔬東浚井西置屋居隸者使掌大門之管以嬴資治舊宅二區之在坊中者其西圮甚易

敗桷腐茨補以新瓦而塈塗之旁起屋如北坊之制東宅西偏作室像舟可居琴書東南作見賓之室曰賓庵七月經始九月成安雅堂集

明

進士題名記　　楊榮

永樂辛丑實皇上正大統之二十年先是上廵狩北京營建都邑至是告成春正月元日乃御奉天殿受朝萬國來同景命惟新而是歲適當

會試貢士之期領鄉薦而萃京師者三千人禮部拔其尤者二百二十人三月望日上臨軒策試越二日以曾鶴齡為第一劉矩次之裴綸又次之賜進士及第餘賜進士出身有差揭黄榜於長安門外公卿大夫暨士庶人咸謂都邑肇建而人才彚進如此夫豈偶然哉莫不懽忻鼓舞以為目覩盛事誠曠世之嘉遇也有司復進題名於國子監上命臣榮為記臣惟昔周之武王

遷都於鎬講學行禮以宣教化以作新人才而其子孫傳緒至於永久蓋啟之者有其道也方今都邑告成之日聖天子諮詢治道登進賢良以隆文明之運迓千萬載之太平斯世斯人亦何幸歟諸君子遭際明時題名於太學太學賢才天下公論所自有其名宜有其實以副之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皇上之盛德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尚有望於諸君子其勉

之哉臣榮謹記兩京類稿

謹案明進士題名往往命閣臣作記亦有不撰記者即題名篆額之下今舊碑有記者凡五十四通命意大率相同無甚關考證故不具錄存此以例其餘

國子監題名記　張業

職教太學者總之以祭酒貳之以司業綴之以監丞分之以博士助教學正學錄而典簿典籍掌饌則有司事也國朝自永樂中建兹太學官者非一人久而將泯其名氏乃成化丙戌秋河

東邢公自翰林出為祭酒興廢舉墜昉刻示其名氏於石司業安成張業記之曰國家以賢才為元氣賢才盛則盛賢才衰則衰太學者賢才所由以盛衰者也果孰使而為之耶豈氣運之不齊人性之不一哉係於師道之賢否耳使為師者誠如古之太學所以教人者先盡之已而後推以教人又如學記所謂知教之所由興廢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長善而救其失

以是樂育天下之英才坐春風化時雨成德達材相與薰陶於語言文字之外鼓舞於鳶飛魚躍之真則賢才之盛為何如也若乃老無所憲言不乞假模不模範不範蔑教誨之本末計利祿之厚薄以是為納垢藏疾之所則朝廷將焉用之豈但為賢才之蠹已哉興言及此而不動心而内愧者何人也耶由今溯之自漢而下歷千餘載官太學者不可勝紀然祭酒如韓昌黎

楊龜山許魯齋者幾人司業如孔憲公楊諫議吳草廬者幾人他官如胡安定孫泰山者幾人其垂芳青史足以激厲後世而挽迴頹波者良可慕也我朝官於是者其間固有立師道如韓楊諸君子者矣至為賢才之蠹而有愧於諸君子者亦豈少哉嗚呼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誠哉是言也自時厥後吾黨識此者其相與懲戒之哉碑文

書國學羣書殘編後　　何喬新

元有天下垂百年頗崇儒雅經籍之版藏於國子監者甚富天兵入燕百司安堵經籍庋置如故無毀棄者宣德以來典守者不以為意蟲鼠蛀齧之餘膳奴監隸或竊以宿火殘脫磨滅百僅一二者存焉然其存者字畫既妙刻手亦精非今書坊鹵莽之比雖殘章斷簡使人把玩不忍釋手今大司成京口費公惜其可寶而不完

也乃模印裝褫共為一帙間以遺予予閱之如夏小正考儀禮逸經江文通文集皆今世所不傳者又其字偏傍多用古法精緻可愛因題其目曰國學羣書殘編時出而覽之亦足以佐嗜古之癖昔人有得漆簡者寳而藏之此編豈徒漆簡之比哉迺書以示後之人何喬新文集

新立祭酒公館記　林瀚

自昔祭酒無公館先後任是官者皆僦屋以居

宏治三年冬予以春坊諭德拜命涖任亦就征南將軍黔國公第居焉歲入白金八兩以為常越五載甲寅秋乃以日膳之資積於公帑者百三十五兩購

文廟第三巷郎雄指揮舊宅一區謀之司業安成劉公震委監丞林大猷經營其事復專令掌饌王永董其役撤舊而新之增以第二重三間逮落成計所費與所購之直等焉明年乙卯冬再

建第五重三間又明年丙辰秋復建門樓二間
所用視前購之直又等焉以間計二十有六深
可二十丈許廣則前狹而後張東西界以垣前
一楔則戊午春予手植東石橋亦是春給工五
兩修焉予始遷而居公卿大夫多載酒落之曰
盛哉此舉前所未有也已未秋余轉吏部侍郎
庚申夏進南京吏部尚書當辭
聖廟之任司業黄公珣方署太學印章命典籍徐

英請記其事遂撮是館之始末用壽諸石俾後賢踵居者或遇敝漏則出膳資修葺以待後賢不必計所費而責償後賢又以此而待夫後賢則斯館當與廟學同存矣庸記此以起後賢之思林瀚文集

跋吏部舉薦謝祭酒咨文　吴寛

台南謝方石先生在宏治初以翰林侍講擢南京國子祭酒一時以為得人未幾先生移疾去

屏跡山中著書自樂絕意仕進而言者以先生
學行純正宜表率當世薦章交上上深納之然
不欲煩以吏事也前三年會祭酒缺吏部遂以
先生擬上而先生具疏再辭不獲命始勉就道
既至諸生皆以為得師而士大夫則賀朝廷之
得賢也方先生起用時吏部有咨文三通其弟
業從之來取其詞剪帖成卷持以相示寛覽之
非特見先生之賢又以見下之見賢能舉上之

得賢能用而式克欽承之意又於大臣見之嗚呼何其盛哉其謂之咨文者文移之體云爾初通有寛押字葢寛時佐吏部也巍庵集

成均觀善録序　　湛若水

成均觀善録録觀善也曷為乎録觀善也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夫物不獨成成不獨善二物相摩然後至精至善者出焉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况於人乎而况於為君子者乎甘泉子曰

以吾觀於成均堂班之制以相習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昔者帝王之世比屋可封人人有君子之行非其性成之也其習則然也比閭族黨之相習習而成之於變化也故變化之道自士習之風始矣夫成均之制有堂焉有班焉堂相觀於堂也班相觀於班也班相觀於堂堂相觀於師也而先王德行道藝之敎成矣是以録之觀有八善焉出入觀其善相友也德業觀其善相

師也作事觀其善相法也容止觀其善相觀也
進退觀其善相度也過失觀其善相規也氣質
觀其善相薰陶也德性觀其善相涵養也予故
曰録之觀有八善焉此之謂也匪直八善已也
觀善之録有四益焉有名有氏有祖考有籍貫
焉曰何居退則觀其養焉仕則觀其行焉世則
觀其顯揚焉居則觀其鄉里焉毋以退而索居
離羣而所養之不令若也毋以仕而怠事盜貨

而行之不今若也毋以弛於立身行道而遺父母羞辱玷斯録之世芳也毋以貨敗官他日不齒於其鄉里而忝斯録之籍貫也諸生行入善兼四益然則斯録者蓋相觀相屬以入於至善之歸聖賢之域者也六堂諸生仕藻等請甘泉子請書於録之首簡甘泉子曰嘻諸生其共勉之予夙有所試矣甘泉集

重修祭酒公館記　張衮

予自遷官太學舍旁有一宅蕪穢不治吏告予曰此祭酒公館也棟橈壁壞不可居矣予造覌焉壁間碑記前南京吏部尚書謚文安三山林公所撰公在宏治庚戌嘗為祭酒正已率物教行化浹太學至今諷誦之堂乃公所别建非所居之舍也公記未嘗及此嘉靖甲午公子少司空廷棉嘗一葺之未幾而堂以不守易壞予因謀諸司業王公同祖曰文安故迹聲望累朝教

化所從以出可使棄弗治巳乎於是召匠計庸
審材闢土請於司空以舉事飭修太學之餘錢
若干緡佐之梵基累址撤故從新肇工壬寅夏
五月巳亥訖於秋七月乙卯凡三閱月有奇重
軒閎宇堅甓良材黝堊煥若加於舊觀前為門
三楹繚以周垣堂之後為亭一座霤四角中虛
而外敞賓客有位游息有所今所增飾也予嘗
聞之髙明爽塏之具君子資焉皆足以發聰明

而助內省宋儒張伯玉亦曰先王之敎化欲人易入也創物揆制郁乎聲名文采之盛先以聳觀其耳目然後清發其神明之府庶幾不勞而有功由是觀之堂構之葺與否若於敎化宜不甚急而政體所關意向所指予猶不敢或後況其所當先勉者乎堂既成羣公來歌來游舉酒落之予退而與諸生揖讓其中仰前人之遺矩風範若存而考德辨業求不墜於聖人之道以

思所謂高明者則斯堂也亦有以警於予矣是役也大司空西蜀甘公為霖實興起之董其事以底於成者營繕郎中周君如砥也爰刻詞於石置諸右壁與林公碑記並傳云明太學志

國子監祭酒司業題名記　孫應鼇

我太祖平元亂即於歲乙巳建國子學暨成祖定鼎北平南國子仍舊制弗革乃改北平學為國子監首命大學士胡公儼自内閣出領監事

其崇厥任如此成化丙戌河東邢公讓列前人名氏俾有考凡監丞以下俱附入歲久石既盈隆慶丁卯鍾陵萬公浩又為碑續鐫嘉靖以來名氏石又盈於是謀諸新城沈公復戒工礱石哀二碑所載祭酒胡公儼始司業自趙公季通始補其遺正其訛彙稡二碑咸虛左方以俟來哲監丞以下官繁人夥不能盡紀故不與鐫告成予因再三覽鏡之凡諸長貳於斯間有聲光

泯闕者不論迺如或以道德聞或以節義著或以文章顯或以勲業楙彬彬然前修達軌實多其人皆予之願學未能者抑何盛也蓋是官之重久矣國家興治以人造人以師師得則得人人得則得治古今一揆未有能易㶣稽人才最盛無踰唐虞亦無踰成周觀虞書司徒以五典敷教典樂兼以四德教胄子周禮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六儀

其立教之慎如此則為之師必得其人可知也

當是時成德吉士彰且有常至百僚庶位如思

齋所謂譽髦斯士成人小子莫不有德有造其

人才之盛如此則治化可知也肆我太祖諄切

命國子師正心實學崇德重義檢身飭行率屬

訓士不專於文詞記誦成祖申諭師範務先正

己講學漸磨以養心淑身斯其旨與成周何異

一時俊乂超軼前代有繇然矣顧邇年士習缺

多靡薄儻蕩不逮疇昔自予代遣來仰稽成憲每廢格而不張俯察羣情率玩愒而難振即欲稍缺令期有以廣厲之恐本之則無終不克宣序化條缺職辦頃皇上幸臨詔官師諸生體行六經㳄勔斆學屬望缺原翊贊文明之治甚篤風聲攸樹敬應自不缺莫能對揚休命誠願嗣至之大雅君子紬繹德意率育英才共惇尚根實還二祖時作養

之舊適追虞周則予雖以不肖廁名茲石竊亦與有寵光矣碑文

國子監奉旨刊十三經注疏先進孝經跋

陶望齡

維天子懋學晞聖垂意於經術詔臣等校繕十三經注疏重刻之辟雍孝經最先竣謹頓首進

御而蒙鄙謬為言附諸後曰昔

孔子贊易刪詩書定春秋禮樂其關者綱提政事

考稽風謠釐舉名分極命於儀物等殺而精者
苞陰陽之紀通神明之奥博大微渺至矣然猶
退而托諸述者而後世尊經者由
孔子亦未嘗名之曰
孔子之經也其倸
孔子言斷然以經號者惟是書而已夫生而能之
不詔而人喻焉此天下至邇甚易者也其博大
微渺者

夫子既附之删述而取夫邇且易者自名其書聖人之所謂道其可識也上下異操遠近不同等故或有常素之懿行而帝王同之者其以天子撫有四海之隆貴而術不必有加於士庶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至德備焉又何其博大而微渺哉書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克施于政而漢儒揚雄亦云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于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海之懽心蓋施庭内而謂之

政淶四表而謂之孝非二端也天子既以敦崇
色養又身帥之正令為父子兄弟足垂萬世法
於以寧兩宮懽四表所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者何以加於茲則今日刻經意也敬庵集

兩雍議　湯來賀

程子曰治天下以得人才正風俗為本太學者人
才之所由造而風俗之所由成也國朝舊制舉
人貢士必入監肄業大司成率其屬月課而教

導之肄業十年然後許其入官猶慮其弗嫻吏治也於考職之先又撥各衙門歷事數月勤習政事然後咨送銓部量才定職較之臨軒策士其法更詳詎非制之盡善者乎乃世人視為故事苟且塞責舉人入北雍者以白鏹七兩給與長班令之按期報名而肄業之規可以盡廢矣至謁選時又用數金而撥歷俱免嗚呼司成及各部其位與權不可謂不尊矣乃聽一長班

之指使天下之可歎有甚於此者乎舊冬特奉
有明綸舉人必入監肄業又許南北就近此大
殪積弊真為聖朝之舉可以造士而維風矣愚
生即遵旨遍行初見雍中禮貌嚴肅躍然懽忭
以為可以進德也乃與月課者三所試者文焉
而已司成接見諸士所議者亦文焉而已課文
兼出小題課後數日列榜髙下若生童就郡縣
試嗚呼何其小也夫八股之業童而習之何益

於蒼生何裨於實用而煩司成之講究乎且舉人既以七藝獲售豈不能八股而猶待雍課乎大司成之造士如斯而已乎蓋數百年來積習相沿一時難以遽變耳今皇上特隆曠典諸士不憚跋涉遠者數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赴兹盛舉以為必講理學必籌經濟以備他年實用乃徒督課於八股斯已過矣且甫踰一月輪銀數兩即告假而歸仍習為故事矣不亦大負朝廷

而輕當世之士哉夫治道莫先於教化倘誠心
力任未有不能行雖當積弛未有不可行者也
昔程子為晉城令民有事至縣必告以孝悌忠
信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
讀書親為之正句讀張子為雲巖令以敦本善
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
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朱子主同安簿
兼領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

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及差發南
昌軍事數詣郡學與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
其留心教化何若斯之亟也他如陳襄之令仙
居蔡襄之守泉州劉珙之知潭州皆以勸學興
善為急務況司成之職專在教人而可以自怠
乎哉誠能專重德行講求義理委曲教導以化
其氣質之偏而成其為有用之才則數十年後
士風丕變而天下之賢才不可勝用矣然而未

能者何哉怠忽不勤而委靡不振也記曰師嚴然後道尊又曰教人必盡其誠使司成勿顧情面非父母果病及身負篤疾者不容告假即假歸者勤令速至而又殫精立誠以勤厥職日坐公堂與諸生講學不因寒暑而間所講經書之外必深繹性理及綱目通鑑而歸本於躬行必倣胡安定設經義治事二齋以勵實學間課以文亦必試論策試奏疏聽其盡力發揮而勿拘

以成格則人才可得而知也又於雍中取其卓然實用者日加獎勵而特薦於朝廷以為諸士勸既勤親講又令諸生各攄所見以觀學術之淺深若能究心理學或具經濟異才者不拘資格以之獎賞而薦拔之其有不在學宫而願來聽講者亦弗之禁如此則人才盛風俗美庶幾可不負皇上育才之盛心而天下之平可拱而俟之矣內省齋文集

欽定國子監志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國子監志卷六十至六十二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蘭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張泰

欽定國子監志卷六十

藝文四

詩賦

初拜國子祭酒釋奠太學作　王士禎

雍雍禮樂地肅肅堂廡深皚皚素雪零鬱鬱青松陰堂上鐘虡懸壁中絲竹音末學愧承師撫躬實難任文學盛鄒魯流風感至今早入瞿相

圃夙侍緇帷林未能習禮器遂以玷華簪
聖朝敷文德憬彼胥獻琛岧嶢白虎觀諸儒粲璆琳議郎悉承制更老多橫襟低徊宫牆下如聽
師襄琴

丁香花詩并序　謝履忠

太學東序相傳有丁香一株前明大司成龍石許公復領成均因出為南京少宰感維今昔對花寄興形之於詩自後同聲仰步者有

司成張水南司業王前峰諸公備鐫於石歷世久遠詩石尚在詢其丁香遂不復識其處矣夫萬物興替何常揚之則顯匿之則晦千古靈區異境前人開之後人忽而不理歸於煙飛雲滅者豈可勝道及今得睹斯石猶見古人味其遺言惟恐墜地乃與大司成華西坡李南屏司業登宣之諸先生探究是事循圖相基重起室宇三間更植丁香數本時當

春莫花開素芭繁萼騰彩敷華自公之暇羣賢濟濟撫景言懷曠如奥如致足樂也闡昔聞而啓將來獨非流風相續之一機乎忠夙窺翰墨之林兹以教導為業思步先達之清塵冀增學宫之雅趣爰綜聖教序半截碑字集為五言古詩并引其端以記日月

謬典國子教宏道懋明時石室契前哲往跡勞夢思名花植幽境風月朗四垂遐哉歷百年獲

覩翰墨遺懐賢引同志鑑古尋髙基排日剪荒
穢庭宇曠東維非無衆卉麗丁香夙所期一朝
復清觀心儀良在兹餐霞仙侶接問業諸生隨
早春見苞茂還憑化雨滋勝事常不朽遊息端
有資願言躡軌躅將使來者知

石鼓歌　　　　　　　　陳廷敬

石鼓歌者韓與蘇我今捉筆捋虎鬚蚍蜉撼樹
何為乎推尋鳥跡閒自娛皇頡古愁凝斯須浮

雲變化萬事徂斗宿下天羣靈趨羲娥掩苒焚
劫餘陳倉之野纍纍俱高穹如屋厚土鋪古物
敢侮明神扶博士西顧空嗟吁偉哉餘慶亦一
夫鳳翔廟置煩枝梧是時十鼓一鼓殊偽有作
者其誰與傳師向氏何雅儒殷勤求訪鼓不孤
辟雍保和皆埒汙大觀靖康尾畢逋東遷北徙
鳳在菽王宣撫宅湮榛蕪虞集矯矯真吾徒羅
列國子森津途安頓妥帖星當樞聖道無害茲

無虞天作石鼓宣籀書歐陽雖疑理不誣獻襄
宇文宣所奴寳玉詎可方碔砆嗚呼石鼓窮鋟
鏤流浪豈憚馳與驅艱難歷盡形糢糊鱗甲刻
落中不枯人生誰能汝鼓如時哉不遇生良虛
我歌石鼓排鬱紆韓蘇歌後補所無

古栢行　　　吳　苑

夫子廟栢數十株托根自與尋常殊霜實時時垂
玉珧風枝往往鳴笙竽含貞挺節亭亭竦儼如

冠劍森相拱小者猶留十數圍交柯屈鐵煙濤
湧一株參天勢更竒欝蟠元氣何淋漓摩挲歲
月猶可識許公手植非傳疑蛟龍攫拏雷雨作
黛色翻從半空落斑鱗點盡秋後霜百片青銅
先灼爍新甫山頭樵徑封武侯祠堂碧草叢西
川東魯遠莫致何由突兀撑晴空當年元儒推
第一遺經辛苦窮編葺嘉樹栽培用意深周模
孔楷千秋則至今偃蓋拂雲端雍容子弟趨盤

桓豈徒材大資梁棟直欲香清集鳳鸞君不見
上林崇臺千尺髙青棠赤棵皆凌霄若論歳寒
卓堅骨坐使萬木慚丰標雖池管領真遭際南
榮歳歳涵葱翠蒼軒櫺門映日寒素華壁水縈
波細攀枝摘葉有所思六館三舍應爾師豫章
七年人始知不然丹漆將安施

石鼓歌　　吳　苑

辟雍鐘鼓羅俊竒黍臨六館重臯比廟楹掃塵

犉菜畢顧視石鼓環廡墀彭亨菌蠢數盈十刻
畫文字符鼎彝文百二行字五百從甲至癸完
無遺始終紀述漁狩事中載策命諸臣詞細文
淺刻堅且好閱三千載光域羲曾經缺齧受風
雨豈用蟠負承鼇蠵韋韓二蘇染大筆助流寶
氣長赫曦周宣王時史籀作車攻吉日堪肩隨
篇章排比類吉甫體源質古超相斯誰何小儒
恣評駁不究根本多然疑先秦西魏儁空說嗤

點欲使成瘢疪自來神物多隱見晚出往往千
秋垂周官左氏右六籍夘金專門叢詆諆至今
首冠甲乙庫儒生穮蓘如畬菑撫玆鼓質最麗
厚琱琢山骨窮屭屓雍城城南久托迹蛟鼉鸞
鳳藏瓌姿辭嚴義密難諷讀句奇語重誰思維
鴻生鉅學茫不識任春日炙秋風吹縱敵牧火
礪牛角却免摹搨傷皮肌譬如深山石犖确歲
月久遠無成虧文王紐在禹追蝕其豈屬屬聲

音爲自唐訖今始的皪日星雲漢光天逵高駞
巨艦凡四從終然碁置
文宣祠百靈呵護神作合傳萬萬世遐無期方今
天子闡絕學玉函金版皆繙披詎惟瑰辭追雅頌直使
鏽帷丹扆多制作慶雲五色紛葳蕤黄支烏弋遠
鐵畫什蘇芝
受吏海外來學航於茲莪莪髦士拂芹茆軌度
肅整趨委蛇

聖謨文治四洋溢浩蕩瓨㔶無津涯講蒐前制載編牒
或按周典揚戈麾威靈宣暢讋函夏秀弓彤矢
斑陸離從臣才藝敢誇詡稽首拜獻成功詩天
球琳琅刻金石潤色鴻業攀姚嬀炳麟煌煒照
六合卓然此事有職司研搜故實要參考名為
石鼓良乖宜建康天發石三截暨禹岣嶁堪旁
推石形似鼓制非鼓徇迹忘本差毫釐摹滓彷
髴古人意定作閱武岐陽碑

石鼓歌　　王原

我謁太學歲丙寅九秋既雨天氣新廟貌肅穆迴絶塵右平左墄通堂陳戟門森立髙嶙峋内墊十鼓碁布匀周宣垂令二千春三代法物希世珍文謨武烈墜復振烝民韓奕學士呻方叔召虎儕鳳麟尹氏仍氏詞絶倫大小二正存其醇大蒐岐陽穌斡親迺命譔列示無垠編詩不入昧所因翻辛虐燄逃暴秦陳倉滅没同泗淪

李唐獲九奇不純其一剳中投杵頻皇祐得之
田野民呵護浩刼宜鬼神鈠之黄金錯白銀金
人剔取馳北輪宣撫宅廢蘿管榛虞公請置功
不泯碣來摩滓餘百廵史籀不作難考詢手畫
生胝吟爆脣心重古器詞罔伸斑斑駁駁星向
晨三百廿五龍蜺鱗九末全蝕亡一辛耳目荒
忽雲雷屯鳥跡蝌蚪辨莫真蛟螭鸞翥勢未馴
韓蘇鉅公生不辰强尋難讀淚墮巾矧當愚蒙

識如燐邈從天漢窺涯津麇鹿連連驂驔駪維
觻維鯉以柳緡約畧大義東攻鄰難以意解取
笑嗔我闒翏鼎銘至仁武功勒銘則鼓錞合江
鐘石紀禹禋厥制最古聖所循之果詛楚焉與
鈞麗牲沿俗羞彬彬崇尺有咫徑度逡鋭上廣
下安帖蹲臼仰虛受鼓覆均圜圓質厚膚理皴
緬懷上古風何淳封山禪亭空積薪大書特書
摩貞珉髙陵陗陊邃谷湮具蹟盡逐雲煙湮惟

聖有作無緇磷縱亡其器詞在紳授受箋釋窮
白申況傳此鼓士嚮臻絶勝熹平觀經人怳與
楊解揖讓胥幾忘渺末蟣蝨臣生逢設冀充介
僎潛然後百六紀身

讀王令貽石鼓歌追和子瞻韻　張尚瑗

嗚呼古來人物顯晦不可常軼事難從訊遺叟
掩抑千年忽昭揭蛟龍撝護五丁走魯宮魏冢
竹素書祇今一一誦人口烟銷煤燼行復著何

疑獵碣初唐後爾日陳倉披草看十亡其一唯
存九剜刮土蕚拭苔繡琅琅炳若天星柳遂令
流傳編好事周廟鐏于甄墓斗韓公蘇公詩繼
作淋漓大筆字運肘聚覯日多口日衆瘡痏彈
射爭好莠由來名盛百毀生疑信喧騰供惡友
此鼓自唐流至今子復生孫雛哺㲉立乎哀定
指隱桓零編斷字皆蝌蚪就令餘慶僞手造已
堪閱世稱耆耇何况宇文與嬴政羣言示吽一

夫嗾

聖朝崇儒興禮樂峩峩泮壁新巴白虎觀還聞聚學徒鹿鳴曽說歌矇瞍十碣依然盡無恙靈文翕赩齊峋嶁圜橋受學肩相差古物摩挲手胝厚韋帶摳衣階下誰江表鯫生名氏某觀碑亦厠羣英後俯仰從前難希有司空解辨桐魚鼓中壘能知貳負扭搜求茫昧須博物奚懼墳羊與土狗所嗟歷刦仍至此劉蹶嬴顛視若偶邱

墟已聽幾鶊聲輦載頻回萬牛首向使仍前尚淪汩牧兒蹴蹋蕘童掊直置金鐘大吕閒陸離光彩人爭取自古成名在得地清水難同濁泥垢要之至寳不終棄自分球圖堪世守琉璃質脆櫧葉輕斯須悦目旋彫朽嗚呼君不見方召功勲樊尹才文字模粘石猶壽

石鼓歌用蘇子瞻原韻和王令貽張宏遴

宋　犖

我髮未燥心好奇周宣獵碣詢遺叟執經曾為
國子生屢肅衣冠戟門走嶙峋驚覩石鼓文欲
讀牴牾難上口累朝考究窮鉅公矧我生當千
載後樸質輪囷列仍十古蹟剝蝕載維九臨池
書學眇蟣蝨筋骨徒教誇顏柳嗒然對此喪所
懷昂首高天爛箕斗我車我馬辨不易晝肚移
時動右肘繽紛光景浮雲敲隸楷俗書埽痕莠
强尋邊旁鬱深衷乍測奥義呼良友卧庋夘酉

推索艱如趙武靈探縠瞉憶昔中興蒐岐陽紀
績銘功勒蝌蚪歌辭烜赫躋雅頌從臣撰述定
者耆或云嬴氏或宇文異議相沿誰所㗂天畱
重器登成均壓倒犧尊與彛卣趨蹌上舍勤俊
髦想像歌工煩矇瞍金石刻畫蛟鼉盤聖作歸
然並峋嶁碣來摩挲儼落星元氣淋漓蘚養厚
昌黎于瞻遞咏歎音訓豐碑表某某蹉跎三紀
緬神物光怪羅胸詫希有猒親簿領謝文翰忍

見庭除設械杻拓本寓目心一洗斯邈以還等
瓦狗陳倉淪棄鳳翔遷日災火燒存亦偶流傳
奕禩位置妥蹲鴟排比齊其首臼窠曾憐任春
揄牧竪幾遭來擊棓縱經鄭重金玉鏐播蕩戈
鋋旋剔取嗟哉顯晦固有時至寶終難辱埃垢
出之泥草獻清廟祭酒先生昭世守江右兩生
韓蘇才鞭撻風騷若拉朽石鼓之歌欲和難應
附此物千萬壽

仲秋釋奠　　湯右曾

海甸同文日橋門釋奠時牲牢遵舊典肸蠁肅神儀道統三才合儒宗百世師器猶存俎豆祀已重壇壝律應清商管齊先上戊期侵階開紫陛列仗擁黄麾韻欲流金石尊看潔象犧璆懸存虡業瑤篚薦堂基素壁留香久靈風卷幔遲儼如函丈接炳若日星垂醴酌思遺服車攻有舊碑槐陰當殿合松蓋拂雲攲

仙草依幽砌文芹漾碧漪

清時修禮樂上相主盤匜調燮勳方大精虔意不疲丹楹浮翡翠碧瓦護琉璃瑞氣澄清靄祥光接曙曦淵源繼顏閔名德重臯夔璧水羣賢在蘭臺百籍披宗風傳絳帳家法守臯比吾道今安仰斯文總在兹青衿諸弟子聯袂獻新詩

太學紀事十首　　彭會淇

謁廟

夙昔蓬山忝拜虔移官喜近
聖人前雍容導引羅衿佩親切趨承到几筵末學
愧分新絳座儒臣榮溢舊青氈回思釋褐春風
日叨被
恩光十七年
釋菜
曈曨殿角啟朝暾月吉親
師古禮存肅若朝儀齊虎拜頒來法醖獻犧尊教

先鼓篋歌鳴鹿潔薦溪毛效采蘩樺燭影摇羣

吏散緑陰深鎖映朱垣

齋宿

初擕襆被入西廂半榻琴書静夜張

聖主齋宫親祝册小臣清署自焚香鈴聲到枕風吹閣

栢影横階月轉廊隱隱晨雞纔動聽橋門劍履

已成行

陪祀

春秋秩祀重雍宫庭燎光齊卤簿同鵷鷺隨班
光九列牲牢將事盡三公欣從俎豆趨承下得
厠衣冠拜舞中分胙攜歸叨
聖澤也登鼎實爲宗工
觀樂
釋奠工歌雅奏揚先期陳設兩楹旁貢鏞篪簴刻
螭頭重簫鼓形摹鳳味長譜出元音風渾穆傳
將法器日輝煌

聖人自建中和極豈獨司存有奉常

會講

夜燃藜火一燈青曉起攤書向廣庭談引清風傾滿座坐移晴日上疏櫺噌吰鐘鼓齊觀聽想像羹牆見典型自是

熙朝文教洽期門子弟盡橫經

校課

廊廡陰森樹影髙每攜多士競濡毫當年問字

惟寒畯此日程材盡譽髦淬厲秋風誰奮翮

唔午夜尚焚膏

國恩思報慙無補次第鉛黄敢憚勞

習射

矍圃風流在澤宫不徒男子事桑蓬即今禦侮

歸樽俎大抵奇英讓沛豐決拾既調年正少鞬

槖纔解賦還工太平

天子勤蒐狩好侍長楊與射熊

檢書

太學書樓儼石渠登樓猶見有藏書棗梨充棟

沈蛛網篇帙盈箱走蠹魚檢點不辭臣職在搜

羅應念

國恩餘我

皇著述髙千古好待新頒内府儲

修碑

牆陰石碣幾縱横土蝕苔侵草自生剩有姓名

傳甲第尚將年號認元明虎闈標榜承新寵雁塔留題感舊情幸際昇平文物備殘碑拂拭若為榮

遊國學摩挲石刻恭賦二律　劉凝

雲烟滿目結交神樂石於今始得親瞻

聖雁行如弟子聳霄蚪幹遜先秦殿前老栢六十一株蔭蔽數畝

肅人心目其巨者合抱右旁一株輪囷離竒尤為古物　𨽻岐遊汴老燕邸

辱白燊金續火薪暮雨朝風悲啾嘆桐魚考伐

和鳴錞

幾家箋注幾家詳史籀當年義類長並建兩都

通辟指特咨分陜重封疆石鼓詩言言乂安要道至於兩都與分陝尤為西周一大關鍵

采詩原不編金石孔子西行不到秦此韓昌黎謬解

汲古寧堪比衛王篇什固多知者少寒山共語

歎岐陽

太學白丁香詩雍試作　周清原

翠靄輕籠靚素妝枝頭點點綴寒光月明有水

皆為影風靜無塵別遞香一自宮牆容弱質漫
隨桃李鬬穠芳獨憐澹冶當春暮應許栽培向
玉堂
文廟釋褐
數仞宮牆霄漢連兩楹俎豆故依然曾陪鼓篋
三千士重到橋門二十年末學豈增科目重非
才特荷
聖人憐較他儕輩蒙

恩旱獨在青衫手換前

石鼓歌　　沈德潛

九天星精化爲石墜落平地三千霜纍纍十鼓重琬琰迄今太學生寒芒籀文蝌蚪形髣髴强尋跟肘推偏旁車攻馬同建旄旐東都氣象何焜煌蛟龍𩯭𩯭牙角厲犀靈荒忽驂鸞凰字傳三百三十四其餘𪓐缺難推詳始從陳倉歷鳳翔輦來燕京由靖康飄零遷徙閱兵火石刻直

欲闗興亡周秦真蹟多漫滅穆滿馬磴傳荒唐
嶧山之碑遭野火之焚片石付渺茫中興獵碣
獨無恙成周
昭代遥相望神明鬼物永呵護天應眷念岐西王
聖賢法物理不朽豈以世遠淪滄桑傳聞禹碑
在岣嶁紅文緑字垂琳琅昌黎搜索不相遇沿
嗟涕淚流滂滂後人尋山得蹤跡恍惚雲際摩
青蒼安得移載置一處臯益申甫陪同堂方今

聖皇崇道術辟雍鐘鼓紛趨蹌圜橋聽講日千計何止觀者如堵牆討搜遺文補殘缺駸駸趯趯煩校量長楊從獵撰詞賦敷陳功德追岐陽自慚貧賤伏草莽仰望無路排天閶

成均古槐歌　張若霍

洙泗微言啟靈鑰一燈未墜承伊洛宋元之際許懷州閒起相師返衰弱當時講習擁臯比胄子侁侁聞木鐸一勺難窮學海瀾三雍敬奉人

師約雲蒸雨降名嶽尊芒寒色正秋星作東西
兩序集儒紳地靈一氣相迴薄西山蒼翠落庭
除壁水澄波下寥濶講堂高踞西北隅鼉鼓鯨
鐘振絶漠是時樹人等樹木梁棟名材入斤削
有槐成市古所云拱把微生手親度不知樹閱
幾滄桑成毀曾誰考崖略天禧古栢慈仁松僵
立青冥煙雨合腹垂癭疣穴螻蟻巢怯童髡翻
鸛鶴歸然獨剩魯靈光五百流年箭雜彍戎

朝文教遍遐陬萬里如呼順風納執經負笈逮諸
蕃侍子冠巾雀魚躍四海謳歌答管絃
兩宮温清闈韶濩長樂筵陳
萬壽觴天酒春生
聖人酢丹鳳門前字十行
詔曰求賢兼賜爵
壽母推恩及泮芹文思肆雅膠場雚懽聲雷動九衢人
六館生徒躡芒屩此槐冬枿忽春榮生意婆娑

頌如昨槎枒老幹出勾尖張王新枝翻笋篛虬
鬚徐展碧瓙瑜免目紛翻緑瓔珞鳴風不改舊
笙竽作勢仍爲古琴攫金絲殷壁衆音和石鼓
搜奇千手拓堵牆觀者歎且詑漢栢秦松皆退
却産祥當與孔檜俱論年何不莊椿若一物能
迴造化慜千秋不受風霜虐澤及太清下太寧
芝草葳蕤醴垂酪淑氣先徵首善區光風早扇
幽人壑小臣頷手誦新標願植巖廊光五作

太學十詠　　　　王雲廷

周宣石鼓

頫首謁橋門蒼然獵碣存籀書三古遠法物百王尊繡幕金華殿沙流石鼓村何如托韓筆長

此老乾坤

元代老槐

堂右孤槐在留傳說魯齋春風今已邈手澤尚堪懷雨色蒼皮溜苔痕朽骨埋鼓鐘誰繼響寂

寘伴空階

栢庭翠蔭

欝欝復葱葱參天黛色同染袍分柳翠照案映

藜紅晝靜常疑雨庭閑自嘯風斜陽銜殿角金

碧聳層空

石井甘泉

丹墀檜影森下有寒泉洌未辨活水源頗憂脩

綆折一泓鑒鬚眉古甃藏冰雪應為苦吟人酌

茲消煩熱

兩序書聲

書聲喧兩廡無復辨琅琅踈密參簷溜悠揚徹

院牆閉門山共靜抱膝興偏長何處遥相和新

蟬噪晚涼

六堂燈火

傳柝三更靜挑燈六館明參差螢案亂掩映月

窓横風露空堂迥凄其夜氣清懸知太學客不

羨照長槃

長廊步雨

積雨長廊寂跫然聽足音入簾多草色環戶半槐陰好鳥時三哢幽蛩更一吟不須深谷去自少軟塵侵

射圃歸鴉

一望蒼茫裏閒聲矍相𠕇歸鴉寒樹集落日遠山冥過此懷觀德何人繼勒銘寧須盡投筆編

簡始垂青

輦道月明

皓月紛紛白彝倫堂外多長衢光瀉水夾徑露穿莎涼意生衣袂秋聲入院柯倚簷還展卷莫問夜如何

橋門雪霽

雪後望宮牆粲然出紛繪鏗鏘墜簷簪瓔珞挂庭檜拂石有古碑踏冰挹晨靄豈惟耳目清悠

悠與神會

詩賦附

元

石鼓賦 有序

周伯温

予嘗考古石刻而岐陽石鼓為第一每讀韋韓蘇三君子之歌心蓋奇之訪諸士大夫具在京師欲往一觀而無由也皇上践祚之始年有詔置石鼓太學遂列於

宣聖廟之兩塾尊之也明年改元皇慶余列國子生撫玩之獲償所願夫以三代遺物置庠序中盛典也韓詩有云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蓋欲而不得故冀之於乎韓公不得見於昔時而吾輩得見於今日何幸如之輒為賦曰

周有石鼓今在辟雍列橋門而甲乙相輝暎於西東紛質理之泐蝕偉形制之穹崇有文秩秩

有詞渢渢法皇頡之妙畫續小雅之變風蔚兮九天之儀鳳蜿兮六合之神龍欣獸魚之物庶嘉車馬之攻同歴歴兮瓊株森竦於元圃依依兮神雲隠見於蒼穹嗟追琢之渾厚或制作於天工於維宣王宏振頽綱四國既遂百職既張睠兹農暇載飭戎行踵武前人蒐於岐陽史籀才藝當時俊良播之聲詩勒之琳琅其形之不一者因樸質之自然其數盡於十者表治極而

功揚在戰國暴秦而韜晦者抑貞介遠其汚辱歷兩漢六朝而不泯没者必神物爲之護防嵗紀茫茫顯於李唐韋韓歌之謌具有芳迄宋宣和斯遷於梁金人襲没遂歸朔方維天子之龍飛當文運之日昌誕降德音輦登上庠文石重藉用衛兩旁六經彛訓因時表章大比曠典同日舉揚遐邇縱觀陳迹復彰嗟夫九州之鼎已沈淪而不可得岣嶁之石又漫滅而不復有惟

斯文為至寶實終古之罕偶惜掊摭之有遺不見稱於魯叟何人之蚩蚩窪一為臼質損文存庸詔永久後乎此者豈無祖龍之頌功茂陵之封禪亦皆埋仆於榛莽雖萬一之或傳適足以著其君之無恥然則石鼓之周流於世者天非徒壽之蓋以寄古文於不朽也乃作詩曰刻石鼓兮周賢王置之學兮自我皇紛冑子兮樂未央日詠歌兮揚揚維大道兮無疆彌地久兮天

長維斯鼓兮作配勿壞兮勿傷保億齡兮於耿光

賦彙

送國子伴讀倪行簡赴京　吳澄

瀲灔離杯泛九霞還家未久便辭家出門惻惻重闈遠前路漫漫萬里賒不怕狂風妨去鷁偏愁寒月照棲鴉諸生凝望須君至共贈新詩賞雪花

草廬集

書上京國子監壁　虞集

神京極高寒幽居了晨夜雷風無時發零雨每飄灑炎光不到地蕭爽度長夏大化漠無窜豈必事陶冶揚雄不曉事守道栖栖者元經百無徵白髮謾盈把道園學古録

次韻國子監同官二首　虞集

坐隱烏皮髀肉消諸生應笑嬾邊韶階前老馬隨秋草袖裏遺編俟早朝乞米西鄰晨有粥思家南國暑無綃經明亦是歸耕好清夢無時萬

里橋

學宮南直禁垣陰假寓惟愁兩壁沈一曲鏡湖

遺老事三年經幄小臣心銀河回夜天逾近草

徑迎秋露轉深珍重鄉人居巷北時能來往和

烏琴同上

辟雍賦　　楊宗瑞

聖元誕膺天命德洽仁浹三陲晏然萬國臣妾

神聖代作武功赫然天啟聖皇乘龍御天登三

邁五繼後光前歛五福以錫庶民播仁風而胞八埏厭吏治而樂士賤遠物而寳賢乃尚文德韜武功一制度作辟雍聲教被乎遐邇隆運軼乎時雍其為制也璧月印海洄風舞漪方壺屹兮中峙長虹爛兮四垂黌序秩兮奐輪謩甍翊兮翬飛産三秀兮殿楹羅石鼓兮庭闈八戶闔闢兮乾坤九楹儼雅兮壁奎鼓鐘頌其於樂振鐸宣其教辭骫芹藻兮澄碧俯菁莪兮中坻澹

文魚兮遊戲肅威鳳兮來儀乃有髦士碩儒咸集於茲馴良喻兮德驥朋來況兮總龜紛冠蓋兮後先翳裾佩兮陸離建嘉猷兮二典擬鴻休兮六詩並追芳兮伊周齊接武兮咎夔含咀續天之葩欬唾明月之珠是皆素邱園之賁而來賓上國之輝者也至若萬乘戾止六龍馳馭日表肅穆天顏沖邃百王駿奔千官肅懿以祀以饗禮嚴物備飲食三老釋奠

素王洞洞屬屬濟濟蹌蹌耋倪仰聽而咨嗟億兆嚮風而樂康在泮宮而宴樂陋魯侯而不齒圜橋門而觀聽視漢世其孰昌乃進諸生論經史研治否推今古色笑以教匪狎匪怒聖敬日躋恩渥時澍頌聲浼乎韶夏噺德薄夫湯武於是益窮致治爰發德音誕告多方簡擢士林思臻霖雨之佐以協宵旰之心集天下之英才軌行藝於京國鵾鵬奮兮南溟驊騮空兮冀北捫膺

拊心揮雲吐虹來遊來歌載歌辟雍歌曰環璧水兮作辟雍建文治兮啟淳風進多士兮表至公翕令德兮垂無窮恢宏庠序之制作兮酌準成均之遺蹤固非後世之所擬倫兮宜與唐虞成周而等隆不然何以表皇元萬億年太平之成功

賦彚

石鼓　揭徯斯

孔廟頹垣下周家石鼓眠苔分敲火跡雨洗篆

蝸涎野老偷為臼居人打賣錢有形終一盡流落漫堪憐_{秋宜集}

陳彥理昨以漢石經見遺今承寄詩索石鼓文答以此作

吳萊

橫山先生多古玩太學石經分我半魏公世藏資州本金石録中還散亂當時愛奇巧收拾筆畫昭回映雲漢流傳到我乃不遠虬甲鳳毛真可惋自從得此未有報岐陽石鼓天下觀昔則

敲火今斵臼駱駝載歸石盡爛倉沮以後即史籀先代遺寶列圭瓚中郎變篆生八分二者不敵何足算先生嗜書出法帖青銅埿壁手脫擘漆書科斗不通俗蛇蚓蟠結强塗竄先生博學抱聖經焚膏繼晷日躭翫章編鐵擿只紙傳鄒魯精髓合淹貫國子門開塵沒城蓬萊閣廢草堆岸春秋徒闡壁可假道德詎信鵝能換古今所重在周典周史面目極敚數聖心不死不在

石日月行天旦復旦吾家故紙本不惜驪頷有珠吾欲鍛向來見辱亦云然焦尾之餘爭免爨先生安坐幸勿躁歲晚相逢笑拍案屏除許事不須說好與吾儒持楨幹　吳淵穎集

贈陳九成遊國學　李存

黄雲潭潭天欲雪陳子初來即言別值吾築室正狼籍為煮春茶供再啜子宗九江稱義門明年挾策遊成均奎章先生賦詩贈秋波一幅清

無塵竊聞國初許祭酒正義堂堂古希有諸王駙馬皆敬憚帳下公卿列先後即今規矩猶當時肥羊大餅午不飢願君努力積分數他日錦衣當晝歸元文類

明

石鼓詩有序　唐之淳

洪武丁卯秋九月余在燕城觀石鼓因賦四十韻已巳三月鄉友趙撝謙氏持墨本來京師俾

余録諸卷尾

郡學舊辟雍中有岐陽鼓古今所聞十左右各
惟五離離大星隕兀兀壞雲補纍纍營竈滅落
落陳沙聚質若切元玉制若覆氣釜精若鎔五
金文若斷釵股孤峯割秋瘦千葩耀春嫵森嚴
列戈矛爾雅冠章甫厓冰溜靜懸海暖浪掀舞
推輈半折軸敗舫或遺艣小龍彭蠡歸大鵬扶
揺舉斷峕明碎錦古墨漬潤礎思昔委秦郊雷

雷驚草莽耒牛礪其角鑿臼加以杵辛令依鬻
宮星日照廊廡圭璧遜其儀俎豆與之伍脫非
天意憐或是神明祐深檐白晝永老屋翔鸞翥
晴連晝戟陰冷濕宮牆雨諸生獲講解髦士資
訓詁啟鑰煩豎閽搨本利商賈章辭表姬周韓
語懷李杜雄章迭鏗鏘遺恨寄酸楚紛紜歐蘇
作詁屈薛鄭譜稱評雖靡定仿像詎非古甒生
千載下匏繫三江滸神徒馳周南足不出城府

適從遼碣役遂作幽燕旅平生慕奇聞一日獲
嘉覩初臨色愈莊欲狎氣斯沮如親至東都揖
讓中與甫如親與田獵搏攫兕與虎如虛藜莧
腹烹太牢肥羜如洗蜩蟬耳聆笙磬柷敔羈愁
破昏懵喜氣浹眉宇時維躔壽星歲甲在彊圉
天寒號鴟梟城荒茂禾黍宗周本余懷覽古亦
天與摩挲重圖訓蹴蹈媿庠序聊陳曹檜風式
繼韓韋武

萍居稿

登崇文閣　　陳璉

巍乎高哉崇文之閣兮吾不知其幾百尺突兀直倚蒼冥中雕簷高飛近曉日瓊牕洞啟來清風前瞻兮帝闕下顧兮辟雍京畿鬱兮千里五雲近兮九重太行西來兮迤邐居庸北拱兮龍嵸峯巒遠近共環峙削出朶朶金芙蓉是中奇勝甲天下何況此地名儒宗圖書浩瀚紛莫數文光夜吐猶晴虹漢家天禄之不可復見兮幸

喜斯閣之高崇值校文之多暇日徙倚而從容
愛扶輿磅礴之竒秀兮呼吸盡使歸心胸欄干
笑拍飛鳥上豪氣不減陳元龍俯視十二衢車
馬塵濛濛欲招李謫仙更拉東坡翁長此共笑
傲不使心忡忡葡萄酒傾瑪瑙甕日醉三百玻
璃鍾人間亦是有勝境何必遠度扶桑東願裁
上雲樂進入蓬萊宮上將萬壽祝天子文風聖
化永與天地長無窮文翰類選

石鼓歌　　李東陽

昔聞石鼓在太學鼓形穹窿石犖确年釋碣
隨班行未識研覃與揚搉始官翰林歲分獻晚
以代祀觀尤數我思古人不可見健筆雄詞兩
超卓宣王謨烈繼成康況有文章存古朴是時
風俗蓋渾灝其臣拜頌俱堅確勒功太廟告中
興講武岐陽猶獵較于時旋凱奏鐃歌于時揚
言播聲樂靈祇地不愛圖書引石天然謝雕琢

垂垂股折屋漏痕隱隱昏星露芒角初如淮徐
振師旅壯士當場鳴劍槊又如申甫端冠紳擯
相聯階舞干戚年深歲長世運改誰向鴻荒究
緜邈嬴劉以後無此文直與混沌分清濁驟看
筆勢尋風骨細剔苔痕認斑駁原拋野擲墮榛
菅冬經霜雪夏冰雹疑隨大鼎存銘識似毀明
堂露榱桷當時十鼓一爲臼猶幸農家事舂㪷
愛惜應勞神護訶搜尋不厭山磽确暗中摸索

亦可知辨口尚煩泣楚璞聖朝天子方好儒森
列戟門護重幄聞之興慕且興敬以手摩挲防
擊撲我生學篆希前蹤下視俗書羞齷齪家藏
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不盈握行年七十始研
求老臂支撐目昏眊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
埃裨海嶽太原宋生生好奇鐵筆為予親刻斵
吁嗟往者不復還庶免方來盡漫剝請從祭酒
告諸生誦此衣冠日薰濯懷麓堂集

三月八日扈從視學聽講說命文言有作

程敏政

萬乘隆師禮不煩上庠開講重淵源朝衣絢日金緋匝御幟迎風錦繡翻相業古來存說命從龍今日感文言鳳團分賜叨陪坐願續聲詩紀治元（篁墩集）

彭祖觀井圖

吳寬

賈客適江海洪濤渺無津忽然颶風作舟楫竟

漂淪蛋叟川上浴何殊白鷗馴寧知有飢鰐俟
汝水之濵履危信多險處坦終無屯所有下堂
戒名言推子春鬱然大樹下誰寫彭祖真飄蕭
白髪叟千年貌如新草閣者掐井蛙股諒可伸
保身乃至此壽合希莊椿古人不可作故事從
誰論此老飲水活應仗汲井人彼欲一往觀人
當置車輪中心宜怵惕豈徒保吾身聊成一轉
語圖畫固有因兹事有與無不須吾重陳紛紛

奉遺體足以驚凡民 匏庵集

謁

孔廟　李夢陽

端笏陪朝列時禋謁

聖林戟門留石鼓春殿靜珠琴奎府星連切璧池

龍躍深詵詵趨國子早晩翠華臨 空同集

觀石鼓歌　何景明

我來太學謁

孔廟下觀戟門石鼓陳之罘詛楚已薶没此石照
燿垂千春苔昏蘚澀讀難下蟲彫鳥剥細不分
古畫詰曲蛟龍隱石氣慘澹烟霧紛周王功勲
史籀筆數石散落岐陽濱中興氣象豈復覩大
篆意格誰曾聞先秦文字稍近古兩漢摹搨多
失真六朝以來尚靡麗鍾王往往稱通神唐愈
宋軾遞歌歎長篇險韻句悲辛大觀之間入汴
國君王好藝崇斯文槖駝巨艦遠載致金填玉

歆傳相珍靖康來輿忽播蕩保和玩物隨烟塵
神驅鬼守散復聚至寶豈得空沈淪文皇北來
定燕鼎不置太廟留成均博士無煩上書請諸
生頗得親講詢虛廊畫壁安置穩大厦長檐霞
蓋新不隨鐘鼎怨磨滅已與琬琰爭嶙峋平生
博覽愛古蹟世上墨本徒紛紜此雖殘缺歲已
久尚覺隻字輕千緡壁池日月動華衮奎閣星
斗羅貞珉嗚呼

孔廟在萬世此石與廟長無湮大復集

署後丁香爛開有感有序　王同祖

大司成公廨後有丁香一株閱歲已久龍石許公再莅辟雍不踰年擢南少宰因俯仰今昔嬰情去來對花賦詩興懷高遠今大司成水南張公覽而和之金石並奏雅音舂容不可及已祖忝先後佐二公周旋輒次韻并手書登石以識一時盛事

不見花開已六年重來相對更相憐花應笑我
今仍去我獨看花一莞然疎影澹籠春檻月暖
香晴拂禁城煙浮生蹤跡原無定海鶴江鴻萬
里騫原倡
仙卉栽培自昔年上林芳色轉堪憐不愁花樹
常爲主但寄萍蹤亦偶然春晚軒牕看爛漫晝
長亭館起雲煙我來公去遥相憶天漢雲槎獨
望騫和韻

東華塵土漫經年坐對名花靜可憐細雨一庭
香自發春風三月興悠然時飄壁水流丹藻更
倚蓬山生紫煙最羡羽儀雙彩鳳每從霄漢想
高騫和韻

秋祀

先師恭述　　王慎中

維馨歆歲事有侐恭明神豐功報宜重
孔祀典攸敦明明天子命宣哲協欽文咨惟百工

長曰予克宅臣攝祀昭我將奏假具惟寅庶僚既濟濟多士亦振振肆佾表殷薦大烹羞明禋格思儼無斁仰止儀自遵大哉

聖人德展為帝者賓遵巖集

次丁香花韻有序　李元春

東廂舊有丁香花大司成龍石許水南張二公相繼倡和少司成王公次韻手書登石萬歷癸酉春以司計從事成均依韻賦和興仰

止之思耳

名花培植始何年玉署相看倍可憐不與國色爭奇麗自爾天香出澹然疎影騰霞横絳帳緑陰浮座散青煙倚闌斜日烏啼静仙籞鶴鳴逺

夢鶴

石鼓歌　朱國祚

橋門左右獵碣十形如古礎相排連窪中或與鼇臼似抱質可敵瑶琨堅傳書昔自太史籀比

於大篆尤瑰奸具辭典奥儷二雅髣髴吉日車攻篇周京遺製衆所信疑義莫定文成宣紛綸雖滋翟鄭議審視終異秦斤權下逮宇文豈能爾鑿堂所見毋乃偏嗚呼人物不易覯三代舊跡希流傳巫咸告辭熊相詛裕陵寶惜今棄捐比干銘折衛州壤穆滿書徙壇山巔會稽窆石字茫昧岣嶁祕跡文糾纒掎摭非乏好奇士千搜萬索無真詮詎若十鼓離復合陳倉入汴還

留燕鐔包席裹槖駝背壓蒙露濯蝸牛涎置諸
太學始皇慶於今又歷二百年深檐五丈密蓋
護不受長雨闌風頽我來摩挲輒終日證以郭
薛施潘箋凝思斲桐來自蜀叩之定有聲淵淵
文殘非因硬黄搨劃缺反憾鉤金填長廊無人
起題壁回視落景棠梨懸介石齋集

石鼓　郭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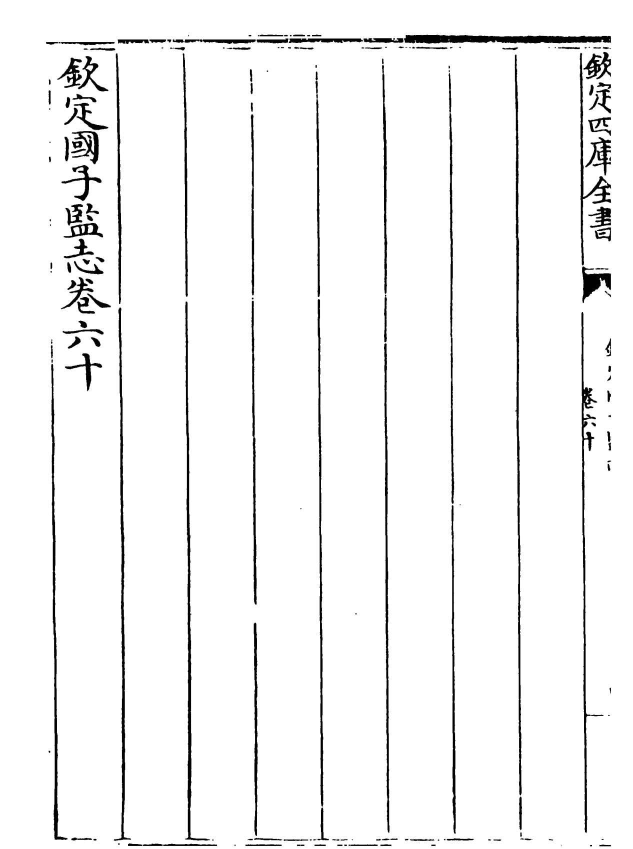
鼓非石實者星文非鼓勒者銘焚外書刪外經

經雅頌書典刑隸秦漢徑睒庭篆龍鳥藍渺青
冋謝杵舂戳傅嵌辭金波畫零我拜手以誦兮
神之聽

賦夔倫堂前石晷　　　　　　　　袁廷玉

流沙迢迢隔溟渤不取昆吾鑄奇物杏壇花開
春晝遲帝遣良工琢山骨圓如蒲璧巨如輪三
尺瑤臺高捧雲子午南北已定位度數安用羅
星辰六堂深沈更漏早旭日扶桑照林杪一絲

影射白玉盤萬井鐘聲報清曉先生盛服坐皋比獨記華磚催直時寅賓出納著二典亦心祇許羲和知𤍣則晨昏造小子寸陰自昔勤終始期在涓埃答主恩大明教化同一晷柳莊集



欽定國子監志卷六十